

# 在目标之外

李万华

每一次听舒伯特的《降B大调奏鸣曲》，都听不出回忆的味道。有人分析说，舒伯特的这首作品就是从回忆开始的。怎么会呢。我因此选择不同环境来听，夜晚，秋日午后的广场、公园、饮品店，甚至嘈杂的公交车上。但无论寂静还是喧嚣，无论我曾想着多么遥远虚无的事情，只要乐句一起，人就能回到眼前。那个易于歌唱的乐句，仿佛现实的一滴雨，让人瞬间清醒。

也许是自己已经不再喜欢回忆。回忆的时间太长，早已疲惫，而且回忆从不曾将花样翻新。回忆能做的，只是将一些过去的事无休止地重复，除去徒劳，再无任何意义。事情在回忆的起初已经足够清晰，一件事情留下的影子，无须在另一件事情的影子堆叠。年纪如果轻，还可以在回忆的丛林沉湎，可以幽暗，可以地覆天翻，待到容颜将老，回忆最好能知趣而退，渐行渐远。

然而克制回忆并不排除再去感受回忆。霜降前的一个午后，坐在小区的椅子上晒太阳，耳机中播放着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无所用心地听，眼前是斜出篱落的花。秋天的阳光恰到好处，这使菊芋的明黄不耀眼，大丽菊的深紫也不黏稠。很奇怪，一些蓝色狗娃花也挤在大丽菊丛中，带一路风尘。狗娃花一般生长在干燥荒原，喜欢开在崖畔，为了减少水分蒸发，它的叶子已经窄小成线形，它的枝干总是随意歪斜，自成体态，但它花瓣上的蓝色，轻轻浅浅，像极了莫扎特的回忆。这个大男孩，毕竟是年轻的，他回忆起快乐，就是快乐，他更是在回忆中伤感，也如花般带着美丽。

我在勃拉姆斯的音乐中也时常感受到回忆。他的回忆一如芳草，向远道浸透。有时候，在他的回忆中停留太久，会发现，我自己的回忆也匍匐其间，如同一墙地锦。但我明白，这些回忆的相逢，从不依靠哪一件具体的事情，也不凭借哪一段时日，它们自在缥缈，融会时，如两股青烟汇成一缕。

《降B大调奏鸣曲》的演奏一直有两

种不同风格的存在，一种速度偏于流畅，首乐章呈示部的反复被取消，另一种速度宽广，那处反复被保留。以首乐章为例，第一种演奏只需14分钟便可完成，第二种演奏则可以超过24分钟。一首奏鸣曲的第一乐章演奏时间超过20分钟，这几乎是一部交响曲的结构了，但这就是舒伯特的风格。人们的解读也因此分成两类，有人说，舒伯特在这首乐曲中放弃了生命的希望，但有人说，这首乐曲中，依旧蕴藏着舒伯特对生命的渴望。

我常选择的，是后一种版本，首乐章刚好20分钟。在被别人冠以悲剧性的乐句中，我只听出舒伯特的平静。那不是刻意而为的平静，而是清风拂过夏日山谷的平静。那些乐句，如同高山上的冰雪融水，流经岩石，流经开满防风草和蓝色龙胆的草地，流经灌丛。它们的尽头，时间从来不是黄昏，也不是微白黎明。时间在那里显出恰当的好，不匆促，不慌张，过去不存在，将来未现形，只有现在，清晰，冷露无声。

1828年9月，健康恶化的舒伯特搬到郊外哥哥的住所，那是一幢刚刚租来的三层楼房，因为是新房，湿气重，不利于居住。他的哥哥希望舒伯特暂时停下创作，好好休息，但舒伯特依旧用一个月时间，完成了他的最后三首作品。很多人认为，那一年，舒伯特已经意识到生命垂危，因而急切地写下三首钢琴奏鸣曲。但后来，人们发现他的手稿，那最后的三首钢琴奏鸣曲曾经经过多次修改。

想一想，如果生命已经为时不多，除了添乱，绝望、急切和焦虑不起任何作用。这时候，时间已是瓶底最薄的一层水。水在瓶底，能保持的优雅只有平静——仿佛一面小小的圆镜。过去应该由过去负责，如果过去太过懦弱，那就忘记；未来应该交付未来之人，相信那些到达未来的人，总不会将未来当成一些垃圾。所以，现在是如此安宁，没有忧虑，现在的每一思考，如同飞虫在水面点出的涟漪，波纹漾起，但不指向任何明确方向。

# 马海轶：秋日之书

听见风声

山体日渐消瘦，树木接近简练

我从睡里醒来，听见成片的雨点撒在屋顶上后来，我也听见，一滴水从不确切的地方落到枕边

水分收缩，大地硬邦田鼠和灰兔在门口踟蹰乌鸦飞过，留下空旷的天空大雁只写一行瘦金体书法

屋里顿时凉爽下来血液平稳不少，头脑清晰天气预报员说：“一雨成秋”秋天终于来了，我喜欢秋天

冬天来临之前，我在短暂的不知所措之后拿了一把扫帚。把尘土把枯枝败叶扫到时间背面

秋天，寂寞而又痛苦的里尔克终于可以书写名篇《秋日》了秋天，高高在上的造物主微微俯身盘点大地，算账了

当我蓦然醒来时

当我蓦然醒来时秋天已逝。带着它的烟霭 钟声和谷物带着它的少妇 还有那成熟的丰韵而早在这个秋季到来之前我发誓要在琴歌里醒着热爱、书写，把自己推倒在草地上并通过这微弱力量到达的高度惊奇地俯视田野和村落

但我与另一个人说起秋季他却说：“我不喜欢秋天。白昼越来越短，天气变冷雨水颇多，有一种末日的感觉”

秋日

秋深了。北风上位开始创作。这匠人精力惊人从早到晚砍斫，割断和剔除飞刀上下翻动，让人眼花缭乱

我是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停顿的那必是黄昏必是远离河流的地方山荞麦的阴影盖住了窗户阳光的抒情诗之味而无力村落在贫困里愈落愈低我长久注视尘嚣里挣扎的词语眼帘也愈垂愈低 愈垂愈低

场面不免有些热闹但实际上它性格悲观在粗糙简单的减法算式中

三月

三月，青藏是睡意深沉的雪豹细弱的荷尔蒙在激荡春风潦草，惊雷深埋于天空天际线静默地走向远方

三月，一个青海男人他的梦和歌声长出绿色的骨头

沱沱河：汲水的少女

春风里，最先融化的是她闪动的眼波和歌声之后，才是沱沱河松开的腰身

水波晃动汲水少女的陶罐里瞧！春天正摇摇晃晃地踮起纤细的脚尖

察尔汗

白色的岩流从冰冷的泥土中喷薄而出大地袒露内心的洁白！察尔汗：怀抱着芬芳和火焰

一辆辆满载着白色盐粒的卡车从察尔汗出发它们把天堂里的白正一点点送往人间

格尔木的夜

金属的胸腔里风磨砺着风的嚎叫一个心怀大海的人他咳出瘦小的海水和它的蓝

放歌的妹妹

向西——你的歌声把我牵向白云与积雪的高处澄澈的歌声里

# 海西速写

陈劲松

安放下整个荒凉的高原用歌声漂洗内心的忧伤和泥泞放歌的妹妹呵谁也无法熄灭你的舌尖上绽放的大朵大朵的雪莲

高原秋日

秋日行进斑斓的豹子拥有绚烂的山河流水放慢脚步它带来缓慢而辽阔的时光

万物被神放下谁用秋风独自打扫身体内的暮色和落叶

雪山：掌灯人

掌灯人有风的袍袖掌灯人有干净的手指神殿里的灯盏青铜的时间火苗打坐稳如山峦

掌灯人骑白色马匹打马经过苍穹一场又一场的大风雪就是掌灯人的背影

高原之鹰

天空的王，用飞翔在空中扩大着它的领土面积

在天空打坐它翻阅无边的蔚蓝和阳光也翻阅布满天空和大地的

雨水和暴风雪

鹰在高处，在仰望中它用飞翔一次次删改着我的脚步

而谁也不能把一只鹰从天空删去死亡也不能！

一只鸟独自在暮色中歌唱

暮色垂落高原一只鸟儿歌声里有无边的凉意这得不到应和的歌声像是把空茫还给了空茫

那只鸟儿一遍遍独自歌唱着高原辽阔的苍茫正被它，一遍遍复述

日落高原

持烛者放下赞歌，走下高地的圣坛金色的灯盏将熄暮色垂落大地——是倾泻而下的飞瀑？还是金色的箫声？还是圣殿里垂下的黑丝绒的帷幕？还是深绿色的湖水？——就要溢出来了这湖水将抱紧每一棵云松和它针状的尖叫花朵沉默，它们用明亮的花朵把这个尘世擦拭了一遍又擦拭了一遍

# 高原蜜罐罐

董得红

花朵上全神贯注地把嘴伸进花冠，用自己特殊的嚼吸式口器吸吮蜜汁。

蜜罐罐花开的季节，也是孩子们成群结队到野外挖猪菜、割草和放牧的时候，大家结伴来到田野草原或森林，先寻找长蜜罐罐的地方，揪蜜罐罐花吮蜜，用大拇指和食指掐住花托，花冠放进嘴里，顿时有一股清爽的甜味，咂的时间长了，满口甜丝丝的清香，如同饱喝了一顿蜂蜜。红蜜罐罐的花期很短，还没咂几天那紫红的花就变成了嫩绿色的果实。接着白蜜罐罐也开出乳白色的唇形花。黄蜂找不到红蜜罐罐花时才在白蜜罐罐花上采蜜，所以白蜜罐罐花里的蜜没有红蜜罐罐的甜，伴有一股药味，黄蜂和孩子们都不喜欢。在没有蜜罐罐的日子里，黄蜂到油菜地里、草原上的其它野花采蜜，孩子们只能挖蕨麻或采草莓吃。

蜜蜂和孩子们喜欢的蜜罐罐在人们的生活中还有重要的作用。高原人日常饮食中离不开馍馍。家家户户做馍馍用的发面酵头，用的时间长了就会产生一股老酵的腐酸味，这时就得及时更新酵头。红蜜罐罐和白蜜罐罐是做新酵头的主要原料。蜜罐罐能做出新酵头，主要是其花所含的糖蜜。糖蜜在酵母引子作用下发酵形成新的酵母。酵母除了发面

外，还可以进一步做成酒曲用来酿酒。在当今，无论现代化水平多高的酒厂，酿酒离不开酒曲，做酒曲就离不开蜜罐罐。

红蜜罐罐和白蜜罐罐虽都叫蜜罐罐，在植物分类中却来自不同的两个科，红蜜罐罐属于玄参科植物，白蜜罐罐为唇形科植物。红蜜罐罐和白蜜罐罐每年开在田野草原和森林，采蜜的黄蜂却越来越少，田野里、草原上和森林里使用的杀虫药毒杀了许多原本给田野、草原和森林带来欢乐的昆虫和鸟儿，田野变得越来越寂静。村庄里一个个小卖部的柜台里摆满琳琅满目的食品和糖果，孩子们不再到野外去吮蜜罐罐。摆满糖果的小卖部里还摆着酵母粉，做馍馍图省事不再用酵头，曾经的祖祖辈辈用来放酵头的瓷坛和面盆已不知去向。

村巷里那些曾经在儿时咂过蜜罐罐的老人们坐在一起，用走风漏气的嘴叹息道：“还是用酵头做的馍馍好吃啊！”

